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张斌 范开泰◎主编

陈昌来 著

介词 与介引功能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
介词与介引功能

张斌 范开泰 主编 陈昌来 著

责任编辑:姚莉 装帧设计:马芳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照排

印 刷: 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字 数: 260 000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定 价: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651321

邮编:230061

总序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一开头就谈到虚实划分的问题。他批评了曾国藩的说法。曾氏在解释刘向《说苑》中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时，说在这些两字相同的句法中，上一字为实字，下一字为虚字。其实，曾氏讲的是个别词的用法问题，而不是分类的问题。拿今天的术语来说，前边的“风”是指称，后边的“风”是陈述，这属于活用的范围。马建忠给词分类，目的是进行句法分析。他划分实词和虚词的标准是词的意义，即“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这种见解的影响深远，后来许多学者都采用了，大都认为有实在意义的是实字，意义空灵的是虚字。

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谈到虚实划分有不少分歧，认为原因是意义的虚实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说：“看来光在‘虚、实’二字上琢磨，不会有明确的结论；虚、实二类的分别，实用意义也不很大。”他这里说的“实用意义也不很大”，指的是以意义作标准来划分虚实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他又说：“倒是可列举的词类（又叫封闭的类）和不能列举的词类（又叫开放的类）的分别，它的用处还大些。”按照他这个标准，代词当列入虚词，副词似宜列入实词。

把可列举的词归为虚词，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可以在《语

法修辞讲话》中得到解答。书中指出：“虚字的数目远不及实字多，可是重要性远在它之上。一则虚字比实字用得频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分别，实字的作用以它的本身为限，虚字的作用在它本身以外，用错一个实字只是错一个字而已，用错一个虚字就可能影响很大。”

这样看来，“可以列举”只是一种表象，而“影响很大”才是实质。所谓影响，这里指的是虚词所具有的造句功能。有些学者把虚词称为功能词(function word)，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功能包括基本功能和连属功能。基本功能又可分为指称功能和陈述功能。名词的功能是指称，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是陈述。当然，指称和陈述可以互相转化。如“今天星期三”；“星期三”是名词，这里用于陈述。“说说容易”；“说说”是动词，这里用于“指称”。连属功能包括连接和附着。连词的作用是连接，语气词附着于句，介词附着于名词或其他词语，助词附着于词或短语，其中结构助词“的”有时也起连接作用。当然，连接或附着只是形式，这种种形式都表达特定的含义。如果我们着眼于功能，不妨把具有基本功能的词称为实词，具有连属功能的词称为虚词。采取这个标准，代词自然要划归实词了，因为它具有指称功能。副词呢，它本来是个大杂烩。C. C. Fries 在他的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中把副词分为两类，一类属功能词，如 very、quite、real 等，一类属非功能词，如 there、here、always 等。他重视的是两类词出现的位置不同。从位置上来考察，人们公认的虚词都有定位的特点：语气词总是出现在句末，介词总是出现在名词或别的词语前边，组成介词短语，时态助词总是出现在动词性词语后边，结构助词一般出现在偏正短语中间，“的”有时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边组成“的”字短语，连词一般出现在语句中间，有的也可以出现在句首，但永远不出现在句尾。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实词都是不定位的，可以出现在语句的前边、后边或中间。副词呢，绝大多数能出现在句中或句首，只有极少数能出

现在句尾,如“很”、“极”、“透”,通常还需加“了”。可以说,副词基本上是定位的,因此可以划归虚词。

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在“区别”。从听和读的方面说,重在区别同异;从说和写的方面说,重在区别正误。把词区分为实词和虚词,再把虚词分成若干类别,这只能说是“浅尝”,当然不能就此为止。要达到既能帮助人们深入地学习汉语,又能为语言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启示的目的,必须对各类虚词分别作细致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加以解释,并总结出规律。这就是这一套丛书编写的主旨。

张 斌

2000 年秋于上海师大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汉语介词的研究和性质、特点、 功能、范围	1
一 汉语介词的研究	1
二 现代汉语介词的性质、特点、功能	21
三 现代汉语介词的范围	34
第二章 介词的系统、类别和介词的内部差异	57
一 介词分类的研究	57
二 现代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和介词的类别	60
三 现代汉语介词类别的具体说明	71
四 现代汉语介词的内部差异	79
第三章 介词和介词短语的句法分析	97
一 介词的分布	97
二 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	106
三 介词短语的构成	123

四	介词跟其他词语构成的介词框架	137
第四章	介词的语义功能	165
一	汉语句子的语义结构和介词的 语义标记功能	165
二	主事介词和客事介词	171
三	与事介词	174
四	境事介词	178
五	凭事介词	185
六	因事介词	189
七	关事介词	191
八	比事介词	198
第五章	介词的语用功能	226
一	介词的话题标记功能	227
二	介词的凸显焦点功能	232
三	介词的篇章功能	236
四	介词的隐现和制约机制	243
第六章	汉语介词的比较	258
一	引言	258
二	汉语介词的发展演变	260
三	关于介词的虚化问题	266
四	普通话介词和方言介词的异同	275
索引	289
后记	298

前 言

由于介词在汉语语法系统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功能，因而自《马氏文通》起，汉语语法学界就开始了对汉语介词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早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介词的句法功能和句法特征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了对介词的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及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但总的来看，汉语语法学家对介词的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的研究还是薄弱的，不系统的。即使对介词句法功能和句法特点的研究也还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

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介词的功能。本书立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介词的三种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着重考察介词在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考察介词的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对介词的语法特点，介词的范围和类别，介词跟动词和连词的区分，介词短语的构成和句法功能，介词的分布，介词的内部差异等传统课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显示现代汉语介词的源流和特点，本书还把现代汉语介词跟古代汉语介词、近代汉语介词、现代汉语方言介词进行了比较，涉及到介词的发展和语法化问题。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汉语介词的研究和性质、特点、功能、范围”。本章首先回顾汉语介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介词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提出继续研究介词的几个课题；接着分析介词的性质、语法特点，指出介词的范围，对介词跟动词及连词的区分提出一定的看法；进而指出介词作为汉语语法中独立的词类，具有三种语法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

第二章“介词的系统、类别和介词的内部差异”。本章指出现代汉语介词是一种系统，给介词进一步分类要充分考虑这种系统性；进而从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系统性角度把现代汉语介词分为八类：主事介词、客事介词、与事介词、境事介词、凭事介词、因事介词、关事介词、比事介词；本章还详细讨论了现代汉语介词在来源、语体风格、音节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介词使用的影响。

第三章“介词和介词短语的句法分析”。本章首先具体讨论了每一个介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布位置；接着分析了介词短语的句法功能，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只能充当状语（句中状语和句首状语）和定语，从而认为介词短语是典型的加词性短语；在讨论介词短语构成时，就实际语料，指出介引体词性词语是介词的基本句法功能，但介词也可以介引谓词性词语或小句；本章还首次对由介词构成的“介词框架”给予了详细描写。

第四章“介词的语义功能”。本章重点讨论了介词的语义标记功能，具体分析了八类介词在现代汉语句子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

第五章“介词的语用功能”。本章讨论了介词在语用上的话题标记功能和凸显焦点的功能以及介词的篇章功能；最后详细描写了介词在篇章中的隐现规律和制约机制。

第六章“汉语介词的比较”。本章首先介绍了汉语介词的源流和发展，考察了介词语法化的相关问题；进而比较了现代汉语介词跟古代汉语介词、近代汉语介词、方言介词的异同，认为汉语介词总体上是同中有异，同大于异。

总之，全书着眼于现代汉语介词的三种功能，全面考察了介词的句法功能、语义功能和语用功能，并以句法功能，即介引功能为基础，把形式和意义、静态和动态、结构和功能结合起来，构成了对现代汉语介词的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些考察，不仅有利于对现代汉语介词本体的认识，而且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信息处理，因为介词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信息处理的难点之一。

第 一 章

汉语介词的研究和性质、 特点、功能、范围

一 汉语介词的研究

介词是汉语语法词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它在意义上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虚词，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只有语法意义，在句法功能上主要起介引功能——介引体词性词语等给谓动词。就介引功能来看，介词与连词有纠葛；而在跟介引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词形上又相当于及物动词中的粘宾动词；在来源上，介词主要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由于虚化程度的不同，所以介词跟动词向来纠葛不清；同时，介词的句法位置又多种多样，语法意义又虚灵飘忽，难以掌握。正因为介词在意义、作用、来源、用法、分布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汉语语法体系中又有独特的价值，因而介词的研究在汉语语法学中历来受到重视，并且关于介词的认识也有相当的分歧。

1.《马氏文通》以前的介词研究

《马氏文通》以前，虽然没有系统的汉语语法学，但仍然有丰富的汉语语法研究，其中虚词的研究是汉语语法早期研究的重要课题。古人称虚词有多种说法，如“语词、词、辞、语辞、语助、助语、声、虚字”等。古汉语中的介词“与、于、於、以”当然也属于各种语助，如：“‘以’，语词也，凡训由、训用、训与、训因，皆以声近而借。”（清黄生《字诂》）“‘於’，又在也，如‘止于邱隅之类’，皆语词，与‘于’字大同小异。”（清课虚斋主人《虚字注释》）从刘勰《文心雕龙》起，古代学人试图对虚词进行分类，把用于句内的虚词归在“札句”类中，“之、而、於、以”者，正是“札句之旧体”。清王鸣昌《辨字诀》等著作把“以、于、於、由、与”等介词归在衬语辞或衬语虚字中，作用在于“衬贴”。在一些虚字字典中，往往用同义介词互相解释，如《尔雅》“爰、粤，于也”，“爰、粤、于、那、都繇，於也”，《说文解字》“于，於也”，“以，用也”，《广雅》“庸、资、由、以，用也”，“於，于也”。

总之，古人在各类字书、义书、音书等字典中不乏对个别介词的解释，在各类虚词研究专书中也不乏对介词的归类和阐释，在对古书的传注中更有对个别介词的具体解释和说明。但由于古人缺乏系统的语法概念，缺少对字词句的细节分析，往往把不同意义、不同用法、不同性质的虚词混在一块，采用一种极为含混的概念来对虚词进行描述，所以介词的研究跟其他虚词的研究一样，都缺乏系统性和细节性。

2.《马氏文通》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介词研究

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标志的《马氏文通》（马建忠 1898～1900）开始了真正语法学意义上的介词研究。《马氏文通》把古汉语中的字（词）分为两大类：实字和虚字，实字和虚字共有九

类，介字是虚字之一种。《文通》认为：“凡虚字用以连实字相关之义者，曰‘介字’。介字云者，犹为实字之介绍耳。”（P₂₄₆）马建忠认为介字是在实体词之间起介绍作用的，是介绍一个实体词给另一个实体词的，“介字也者，凡实字有维系相关之情，介于其间以联之耳”（P₂₂）。至于汉语语句结构中为什么要有“介字”，马建忠比较西方语言给予了解释：“夫名代诸字，先乎动字者为主次，后乎动字者为宾次。然而实字相关之义，有出乎主宾两次之外者。泰西文字，若希腊拉丁，于主宾两次之外，更立四次，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故名代诸字各变六次。中国文字无变也，乃以介字济其穷。”（P₂₄₆）原来介词的使用在汉语中是为了弥补名代词在句子中没有“格”的变化这一特点的。汉语的句子中除了主语（主次）和宾语（宾次）跟动词的关系较为密切外，还可能有一些名词性成分，这些成分跟动词关系相对疏远，动词对它们的控制力小一些，为了明确这些名词性成分跟动词的关系，如果这些词语本身没有其他标志（如“格”标志），就需要使用介字来介绍——介绍。马建忠认为汉语（文言文）的介词主要有5个，即“之、於、以、与、为”，还有跟“於”关系密切的“于、乎”以及“及、由、用、微、从、自”等。

《马氏文通》开创了汉语介词研究的历史，它对汉语介词研究的贡献在于：

（1）确立了汉语介词这一词类。

（2）说解了介词在句子结构的作用——介绍，是“介绍”说的伊始。

（3）从中西语言体系的比较中看出汉语介词在汉语语法系统中的独特价值。

（4）具体考察了几个常见的文言文介词的用法、意义、句法位置（可以用于动词前，也可以用于动词后）。

（5）指出汉语介词跟外动词的关系——“总之，介字用法，

与外动字大较相似。故外动字有用如介字者。反是，而介字用如动字者，亦有之。”(P₂₇₄)这说明汉语介词跟动词区分的纠葛由来已久。

(6) 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来/以往”一类的介词框架和双音节介词“自于”。

不过，《马氏文通》由于拘泥于“介绍”说，从而把结构助词“之”混入介词，在对“与、为”的考察中，没有区分出连词和介词的不同用法，还把表示否定的动词“微”(非也)列入了介词。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学界关于介词的认识大多受到《马氏文通》观点的影响。如章士钊(1907)进一步申说了“介绍”说，但章氏的贡献在于率先使用“介词”这一术语，其次是看到“之”跟其他介词的不同，从而区分出前置介词和后置介词，再次是看到介词短语及其功能。他认为：“介词者，所以介绍名词、代名词，以与动词、形容词及其他各词相联络者也。唯以介绍之名词，介词有置于其前者，有置于其后者。置于前者谓之‘前置介词’，置于后者谓之‘后置介词’。”(P₇)“凡介词与名词相结合者，谓之短语，短语者，谓两词以上而不能成句之语也。”(P₈)

来裕恂(1920)的看法基本上跟《马氏文通》相似，认为“凡语中以一字为介而达其彼此维系之情者，曰介字”。“介字也者，介于其间以连缀之耳”(P₄₉)。不过，来裕恂(1920)的贡献在于把介字分为六类：“著所属——之”、“著所在——于”、“著所用——自”、“以、由”、“著所舍——非”、“否、毋”、“著所共——与”。他把“为”字从介词中分离出去，但收入的否定词更多了。

刘复、金兆梓等都试图对汉语词类提出新的看法。刘复(1920)把词分为四种：实体词、品态词、指明词、形式词，介词和连词都属于“乙种形式词”。金兆梓(1922)对词类划分提

出新的看法，词品被三分：实字、虚字、传感字，虚字中有联系虚字，联系虚字又分为系词（联结主词与表词者）、联词（为横分式联系之用者）、介词（为主从式联系之用者），就是说只要联结横分式（指平立或并列、联合关系）的都是联词（连词），只要联系主从关系的都是介词。这种区分有利于把连词“与、及”从介词中分离出来，但过于着眼于形式，完全忽略意义，以至连词和介词难以区分，也是不可取的。

陈承泽（1922）的《国语法草创》是《马氏文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汉语介词思考得最为深入的一部著作。首先，它给跟介词相联系的成分命了名，把介词所介引的对象叫“所系语”，而介词和所系语所修饰的对象被称为“所介语”。其次，作者按所系语跟介词的关系把介词分为“前置介字”（介字在所系语之前）和“后置介字”（介字在所系语之后）两类。前置介字有三类：第一类“是为关系式自动式介字”，有表接触关系者（如“于”）、表来历关系者（如“自、从、由”等）、表联属关系者（如“与、及”等）三小类；第二类“是为他动式介字”，有表所因关系者（如“以、因、为、缘、坐、用”等）、表所凭关系者（如“以、将”等）两小类；第三类“是为致动式介字”，如“以、将”和白话中的“把”等，是用来提前宾语（目的语）的。后一类介词的提出很有价值。这类介词是属于句式变化而用的介词，介引的是必有成分，但句法位置不在宾语位置。后置介字有“之”，但认为“之”字的所系语跟所介语之间有领格关系。同时作者还指出了后置介字跟前置介字的其他区别：前置介字的所介语为动字、象字，后置介字的所介语为名字。其次是指出介字短语（介字及其所系语）不能离开所介语独立成句，仅表文章关系者，这正确指出了介词短语的功能：没有独立性，只有修饰作用。再次是指出介词短语可以在动词前，也可以在动词后，但“与”和第三种介词不后置。另外，作者还正确指出“介字之所

系语得以句为之（但其句之后，得加‘之事’、‘之故’、‘之状’等，而复为短语），而与其句结合成短语”（P₄₈）。这一点不同于连句之连词，这里作者指出了介词可以介引小句或谓词性短语，不过小句或谓词性短语体现为事物性。作者还指出“介字在文章论中，须与其所系语合而成分子，非能独立而为句之分子。是以大部分之介字，常可略而不用”（P₄₈）。这指出了介词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介词本身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必须与“所系语”结合；作者还指出由于介词意义虚灵，因而往往可以同义连用，如“在于、发自、驶自、起自、本自”等，也可以构成介词框架，如“用……以……”、“为……故……”等。最后，我们看到作者还指出，“与”字作为连字跟作为介字不同，应有所区分。总之，陈承泽（1922）虽然关于“介字”的论述不多，却能抓住要害，在汉语介词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不过，作者虽然看到动词和介词的纠葛，但认为“将来语法中或可以废止介字（但留为语源上之参考），而径认为一种之动字，转为便利，亦未可知也”（P₄₉）。这就否认了介词语法地位的独立性，开“动介合一论”之始。杨树达（1923）首次对古汉语中的介词给予了详细的列举，列举出41个介词。杨树达（1930）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太多贡献，但对各个介词的意义、用法、位置给予了详细说解，并列举了80多个介词，搜罗可谓详尽。杨树达（1930）还对介词倒置、省略等现象给予了描写。当然，有些词可能难以算做介词，如“率、空、悉、会”等更像副词，“无、亡”等更像动词。

以上论著研究的对象都是古汉语文言文。黎锦熙（1924）则是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黎氏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实体词、述说词、区别词、关系词、情态词五大类，其中介词和连词都属于关系词。黎氏在汉语介词研究上的贡献，一是表现在首次对现代汉语介词的研究，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对现代汉语介词的详细和多层次的分类。黎氏把现代汉语介词分为四个大类：时地介词、

因缘介词、方法介词、领摄介词（特别介词），前三种是前置的介词，第四种是后置的介词；另外还有两类特别介词，一是提宾介词“把、将、拿、对于、连”，二是引起副词的介词“得”。黎氏对介词的分类是很有系统性的，前置介词被细分为三大类十四组，如时地介词被分为介所在（“在、于、於、当、临、关于、对于”）、介所从（“从、打从、从打、打、起、自从、自、由、离、距”）、介所经（“过、经、经过、靠、依、傍、挨着、顺、接、迳、沿”）、介所向（“向、往、望、嚮、冲、对、对于、於、管、关”）、介所到（“到、至、于、在、临、赶”），这一分类体现出事物从静止到运动并结束的系统过程；因缘介词被分为介所因（“因为、因、为、以”）、介所为（“为了、为、给、以”）、介所代（“替、代、为、给、与、帮”）、介所由（“被、为、为……所……、见……于……、由、让、任、给、叫、教”）；方法介词被分为介所用（“把、拿、将、用、以”）、介所依（“依、仗、凭、靠、据、照、按、准、就、趁、乘”）、介所除（“除、除……外/之外/以外、除非”）、介所共（“和、合、同、与、跟、给、带”）、介所比（“和、合、同、如同、犹如、像、与、跟、比、较、较比、过、过于、于”）。另外，黎氏还对介词框架给予了说明，认为时地介词跟所介的词有时连着他词而成为一种副词语，来表示一定范围的充实性（如“在……以内/以后”）、表自“所从”而“所经”的连续性（如“从……以/而……”）、表自“所从”至“所到”的起讫关系（如“从……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汉语语法研究整体上取得很大成就，但对介词的研究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廖庶谦（1946）把“的、地、得”从介词中分离出来，归入助词，但他进一步混同了动词和介词的界限，把句子结构中凡次要的动词都归入介词，所以介词有两大类十八小类之多，如“有、没有、是、只有、不是、要、随便”等都成了介词。不过，廖庶谦着眼于口语，在“时空